

 珍宝展会

秦代龙凤青玉



中拍国际秦代青玉

乾隆双耳盖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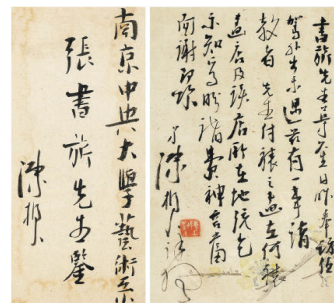
北京诚轩的乾隆盖炉

明代青花碗



云南典藏的明代青花碗

陈树人信札



天海拍卖陈树人信札

徐悲鸿《孙慧君像》



翰海春拍的徐悲鸿《孙慧君像》

回音壁

原计划5月底举办的鉴宝活动因部分专家在外从事文物鉴定,活动稍稍后延,请藏友理解,鉴宝活动上,有藏品展出或鉴定,请致电18656158321(每日下午),“星品藏”每周三出版,欢迎投稿。

发送电子邮件至pureice168@163.com或qq:903552062, 共同交流。

漆器收藏升值空间大

 收藏市场

收藏市场,一直是瓷器、字画、玉器占主体地位,漆器似乎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收藏门类。但漆器的珍贵性和独特的工艺决定了它巨大的收藏价值。

檀兴亮

高古漆器有七千年历史

1978年余杭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一只朱漆木碗和一件朱漆筒将中华文明的历史维度拉到了七千年前。再往后,发展至战国和西汉年间,漆器成为统治者案头至高权力和无双财富的象征。

古代漆器的珍贵在于它的制作工艺。先以木灰或金属为胎,再在胎骨上层层髹漆几十层或上百层,半干时再根据剔红、剔犀、螺钿和描金等种种不同工艺类型,或描上画稿,或雕刻花纹,或描金镶钿……整个过程延续数年,一件漆器才能完成。

据统计,高古漆器存数稀少。正因为如此,其奢华无双的艺术价值更是被众多文人墨客所重视。

拍卖场上的宠儿

因为稀少,漆器至今未能在艺术品交

易市场上形成一个独立的收藏门类。

但近几年的拍卖场,漆器是宠儿。2006年,香港苏富比曾以606.3万元港币拍出一件清代“乾隆剔红御制诗笔筒”,中国嘉德以550万元拍出一件清代“乾隆脱胎朱漆题诗菊瓣形盖盒”。2007年,一件明朝宣德“剔红双螭荷叶式盘”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以497.3万元港币成交。2008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盖托”,以3314万元港币成交。


漆器的时代还在后面

虽然拍出的价格令人咂舌,但业内人士认为,漆器的真正时代还没到来,目前只是预热。当下所见的漆器多为元、明、清三代器物,因为大都出于皇宫作坊,精工细作,极具欣赏和收藏价值。

过去的漆器收藏一直没有火起来,是因为漆器不怕水,但怕干燥,易裂。通常的恒



温都不利于漆器的保管,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专业门槛。可是,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在汉、唐、宋的存物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元明清漆器便成了最值得收藏的对象。尤其是到了乾隆之后,皇家漆器工艺逐渐失传,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宫廷漆器被业内视为最具投资价值和收藏潜力。

 收藏者说

时下的书画投资一片火热,许多人涌进这个领域,其实有些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仅仅是看头衔。于是,一些书画家便争着法儿往自己身上弄头衔,制造“头衔经济”。

自办画院自封院长

画院开始多由国家设置,院长也只有一个人,这样的院长当然竞争大,当上院长的往往是艺术上卓有成就者。这样的背景下,书画界的地位也就代表着他的艺术成就。于是,一些二三流书画家甚至不入流的书画家,只有动脑筋,自己成立书画院,自封院长。

在广州一幢老厂房里,有一间“五行画院”,面积不大,只有600多平方米;画家不多,只有9位。但这里也许是院长最多的画院,一共9位,而且都是不带“副”的。

该画院租金、装修实行AA制,画院实

投资书画警惕“头衔经济”

韩小华

行执行院长轮值制。AA制和轮值制的目的,是让每位画家都是主人,都是董事、负责人。

人人封院长,无非是意欲抬高身价。

当下书画界,某人传言要当美协,或者书协主席,追捧者甚众,他的作品必涨。这些现象的确反映了现在的收藏群体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艺术价值而不是名气和头衔,艺术和市场的结合才能越来越完美和良性。


傍棵大树自我炒作

中国绘画史上,两人并称或多人并称是常事也是美谈,如五代的“董(董源)、巨(巨然)”,明代的“青藤(徐渭)、白阳(陈淳)”,清代的扬州八怪,近代的“北有齐白石,南有黄宾虹”。因为其艺术水平接近,并称起来朗朗上口,故易于流传,影响广泛。

到了今天,这种对等的称谓也被一些书画家炒作利用。比如,“北有启功南有某某”,启功大名鼎鼎,无需多说,而这个“某某”,大家却是闻所未闻,纯属自己制造和宣传。

为什么这样的称谓屡见不鲜?因为,虽然往往成为圈内笑柄,却颇能迷惑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投资者,金钱进了他的腰包,他也就在圈内大家面前厚着脸皮搞“头衔经济”。

“画家还是要把画画好,画不好画,再怎么炒作也没有用,因为历史会淘汰当今现实中的污秽,而现实会拂去历史的尘埃。”这是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陈履生对此现象说的话,实际上也给书画投资者指明了方向:别迷信头衔。

 收藏博士

有一种书画造假叫“改款割款”法

王海军

书画作假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警惕,不过,现在连造假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有一种造假叫“改款割款”法,实际上就是把二流画家的款裁掉,换上一流名家的款。

“改款割款”法往往能做出“非常厉害的假画”。由于是同时代的画家,笔墨水平也差不到哪里,把二流画家的款裁掉,换上同时代一流名家的款,让人很难区别。

而最难区别的是,拿画家儿子的画去改款,迷惑性更大了。2000年的时候,曾经有李可染儿子李庚临摹其父的一幅画作在上海拍卖,作品与其父风格非常相近,李可染还亲自在画作上题字:“杏花春雨江南。此小儿李庚摹吾旧作,略有似处。可染题记”。当时就有藏家笑道:“这幅画太像李可染的作品了,改个款就可以当李可染的卖了”。过了两年,这幅画果然出现在北京的一次大型书画拍卖会上,只是题款成了“杏



李可染儿子李庚临摹其父的画作



李庚画作被改造成李可染画作

花春雨江南。可染题旧作”。“此小儿李庚摹吾”等字迹都被挖掉,经裱画高手拼接得天衣无缝,最终竟以20万元人民币拍出。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造假换款。没出名的小画家仿名家的画,弄个名家真款裱上去,这容易被识别。